

一个人的书情

□汤素兰

日子流水般逝去了。坐在时间的舟中,时而奋力划桨,时而流连于两岸风景,然而最惬意的,还是手中握一卷书,慵懒地躺在舟中,读着,思考着,品味着,悠游于字里行间,和作者一起歌哭生命,评说事功,一任时光流逝而不觉。

读《狗来了》的时候,是在年末。那时候,我的拉布拉多犬阿布刚刚被恶性的肿瘤夺去生命。阿布和我们共同生活了将近7年,它忠诚,善良,不仅我们全家人都喜欢它,同时也赢得了左邻右舍的喜爱,是小区的明星犬。读到关于狗的故事,感触就更多了。狗是我们人类最忠实的朋友,关于狗的故事,感人至深的不少,比如《灵犬莱莱》《忠犬八公的故事》《导盲犬小Q》等,但这些都是以狗的生活为原型的动物故事,而以狗为主人公的童话故事,出色的却不多。我个人的阅读印象中,美国作家威廉·史代格的童话《帅狗杜明尼克》里的帅狗杜明尼克是最有个性的,它活泼好奇,勇敢慷慨,还有对于所遇见的一切都“深情一闻”的热情天性。而奥地利作家涅斯特林格的童话《狗来了》,写的是第一条老狗的故事。狗的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,老伴也过世多年,于是,狗决定离开家,到辽阔的世界去走一走,狗因为自己丰富的阅历与智慧,还有善良与忠诚,做了许多不同凡响的事情。但是在狗的一切功绩里面,最出色的当数冒充代课老师对于学校教育方式的一系列改革。这部作品和涅斯特林格的《黄瓜国王》一样,有浓烈的政治色彩,但是写得有趣。作品的内容,传达的思想,表现的趣味都代表了一个作家本人的阅历、思想与趣味。我们的有些作品很难看,是因为作家自己就没有深度,也没有思想。作家自己就很无趣。在《狗来了》这个作品中,作家本人的教育思想,对于人生的思考与选择,对于人生意义的看法,在狗的身上,在狗的搭档熊的身上体现了出来。所以说如其人,一切作品都打上了作家自己的印记。

近年来译自国外的儿童文学作品颇多,前两年主要有新蕾出版社的国际大奖小说,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“彩乌鸦”系列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“全球典藏儿童文学书系”,今年我又读到了一套“耕耘精选大奖”小说。这套书里有两本童话《脑袋里的小矮人》和《冻僵的王子》也同样是涅斯特林格的作品,两本书的主题都是写单亲以及家庭关系。只是主人公的身份一个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位“王子”,另一个是当代的一位刚上小学的女生。《冻僵的王子》里有些想象极为奇妙,比如王子的父母离婚后,王国被分成两半,双方都不愿意放弃小王子,小王子为了不让父母伤心,就将自己的床架在流经王国的河流的最窄处,为了公平,保证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轮流着把头朝向爸爸妈妈的王国。但《脑袋里的小矮人》除了反映单亲家庭及其复杂的关系之外,另一条主要的线索是小主人公安娜和同班同学彼得·赫尔曼之间的“爱情”,这个话题对于我们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应该是

一本本书,封面上有一个巨大的红色“救”字,触目惊心。正是这个巨大的红色“救”字吸引了我,于是,我买回来一本细读。这本书就是——《救救孩子:小学语文教材批判》。它是一部分一线专业老师对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的审视和梳理。因为对孩子的拳拳之爱,一群极具专业素养的老师们开始质疑被奉为圭臬的权威教材,把他们质疑和研究的成果汇成了这样一本书。回顾我自己的求学生涯,教材几乎是构建我们当年的知识世界,特别是精神世界的主要部件。作为学生我从未对教材产生过怀疑,我相信今天大多数学生和老师对于神圣的教材也像我当年一样,从来不会产生怀疑。所以,这本书是具有警示意义的。

蒙台梭利说,一个人是在他的早年形成的,童年构成了人一生最重要的部分,成人的幸福与他在儿童时期的生活紧密相关,所以,对儿童的任何影响都会影响到人类。然而,如何对儿童产生好的影响,如何对儿童施以更合适的教育,需要我们了解童年的秘密、了解儿童本身为前提。因此,在我的书橱里,除了文学的经典之外,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教育学和有关儿童教育方面的书籍。因为写作和教学的需要,2011年我又重读了蒙台梭利《童年的秘密》,苏霍姆林斯基《给青年教师的信》,吉姆·崔利斯的《朗读手册》等书籍。这些书籍告诉

朱熹说,读书有三到:心到,眼到,口到。但现在的读书人,要做到这三到实在不容易。一则因为书太多,时间不够用,许多书只能粗略过目,了解个大概;二则,也因为有些书虽然眼到了,但无论如何也无法到心里去,因为不值得为它操心;还有的书,甚至连眼也不值得得到。至于口到,是已经没有这样的习惯了。虽然也有朋友说,好的句子是写给耳朵听的,应该读出来。但也有人说,我们现在已经将“读书”变成了“阅读”,于是,只“阅”不“读”了。

2011 我的阅读



我,一切教育的基础是爱。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更加美好,而最好的教育是激发儿童的自觉,让孩子自我教育,自我创造。要达到这个目的,优秀的儿童文学就是最浪漫的学校,也是儿童最乐于接受的教育。

《儿童天生就是诗人——儿童诗的欣赏与教学》这本书里的许多事例就应证了我的上述看法。这本书的作者丁云本身是一个老师,有一间小小的教室,教室里有40个孩子。她读诗、写诗,也领着孩子们读诗、写诗。日子一天天过去,孩子们的童年里有了诗意的底色,于是,当一个孩子看到春天的第一朵花时,写出了这样的诗句“花儿是闹钟/把春天叫醒了”。另一个孩子用橡皮把字擦掉的时候,冒出了这样的话:“橡皮和字/闹矛盾了/橡皮不想/看到字/就把它们/一个一个地/吃/掉”。读到这样的童诗,看到这样的课堂,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回到童年,回到课堂,让生命中本能的缪斯复活。

关于儿童文学研究的书籍一直很少。但非常幸运的是2011年我读到了《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》,这些书籍为我们提供了西方学者阐释儿童文学的方法和研究途径,极有参考价值。还有一本由徐兰君和安德鲁·琼斯主编的《儿童的发现——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中的儿童问题》,是2008年一次国际会议的11篇论文的结集,这些文章时间上从晚清到上世纪50年代,从文学、教育、历史、电影等方面探讨了“儿童的发现”在中国文学及文化现代性中的丰富意义,将“儿童的发现”不只放在“儿童文学”的范畴,而是广泛的文化实践的意义上来看考和研究,读过后颇有启示。

朱熹说,读书有三到:心到,眼到,口到。但现在的读书人,要做到这三到实在不容易。一则因为书太多,时间不够用,许多书只能粗略过目,了解个大概;二则,也因为有些书虽然眼到了,但无论如何也无法到心里去,因为不值得为它操心;还有的书,甚至连眼也不值得得到。至于口到,是已经没有这样的习惯了。虽然也有朋友说,好的句子是写给耳朵听的,应该读出来。但也有人说,我们现在已经将“读书”变成了“阅读”,于是,只“阅”不“读”了。

人物



夏有志:在正式开始文学创作之前,您都做了哪些准备?

夏有志:说句实话,开始我的准备是

不够的,我是后边儿拼了命往里面加。

我当时对儿童文学的评价,和成人文学比,

就好比跳高,成人文学我认为横竿在一米九,儿童文学我当时认为是一米六,为什么呢?

我当时在北京图书馆,把所有的《儿童文学》《儿童世界》《少年文艺》看完了以

后,就包括当时一些著名的作家作品,我

一看,比起成人文学来,水平还有差距。

后来在儿童小说创作上开始慢慢入

门,一个是我参加《儿童文学》办的那个习

班,一个是我参加上海《少年文艺》主编的任

大霖送给我的两本黑皮书《外国儿童小说集》,上下两册,我才知道什么是儿童文学。

你看日本人写的那个马,还有一个孩

子为了看一场演出拼了命地干活,等演

出正式开始,居然累得睡着了,跟我过去所

知道的中国的儿童文学不一样。

孙玉虎:您刚才谈到自己对儿童文学

认识的一个转变,其实当下依然有很多人

认为儿童文学是小儿科,甚至有的人认为

童话就是儿童文学的代名词,您是怎么看

待这种现象的呢?

夏有志:我是这么想的,首先,对于那

些已经写得不错的、已经成名的儿童文学

作家,我以为他们能够成为更好的大家,

应该更勤奋地、更执著地写出真正的杰

作,让人一看作品会说——哎,真的没

治了!你比方说伊朗的电影《小鞋子》,很

简单,但是看一遍感动一遍,真正

好的东西就是这样的,没有一个成人说这

个作家应该有点儿“各色”,与众不同。



孙玉虎:您的作品多是以精巧的构思取胜,这和您做编剧有关系吗?

夏有志:好多东西不能量化,就是说它到底具体给你什么了,所以我就想,我的恩师吴冠中先生给我的更多的是一种他对艺术的激情。你比方说我们第一次画裸体,他就说这裸体身上有音乐感,有建筑美,而且讲的时候头发都竖起来了,很有激情,很虔诚。有的时候在我写作时,这节奏写着写着就不对了,太紧了,要放松点儿,缓一点儿。

电影剧本必须是一个悬念扣着一个

悬念,AB的矛盾结束了,C就埋在里头

每一片花瓣都是火焰

□徐鲁



金波的作品具备了经典儿童文学所应该具备的美质和“永恒性”。真、善、美、爱的主题,对于童年的记忆与追寻,对于大自然的绿树与花香——即他笔下的“大地的花宴”的礼赞与歌唱,献给母亲的无限的敬爱,以及人与世界的际遇与和谐,生命中的相逢与别离……所有这一切,在金波的作品里,都超越了狭隘和琐碎的个人色彩,而变成了一种在全人类的情感和智慧中具有普遍和永恒意义的歌。他的作品,无论所选择的形象还是语言、文字乃至音韵,也都是澄澈、优雅和唯美的。阅读金波的作品,我们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:无论是他的散文还是童话,更不用说他的诗歌了,都充满浓郁的诗性,都弥漫着强烈的抒情意味。他的许多短小的篇章,哪怕只有三五百字,也都像小树林中的水滴、沙砾中的钻石、草地上的金色小花,映出一个澄澈、明亮、阔大和丰富的文学世界。又像在春天的田野上奔腾的花溪、蜿蜒的小路,一路散发着温润、芬芳的励志精神,把读者引向辽阔深远的地方。

儿童文学的澄澈与美丽

如果要推选2011年度“最美的儿童文学”,那么张洁的《月光之舞》和《爸爸的灯塔》会是我的首选。这是“张洁美文”系列在本年度里新添的两册。张洁心地的善良和纯净、写作上的沉潜和安静,还有对文字的澄澈之美的执著追寻,成就了作品如宝石一般的美文品质。这两本书的文体介于小说、散文之间,深浅适度,剪裁得当,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淡淡的诗意和温暖的童年眷恋,就像点亮在冬日里的一盏盏小小的雪灯一样,闪烁着童心的微光,散发着人性的温暖。这样的作品也充分地证实了美文大师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一个观点:对生活,对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,是童年时代留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,一个人如果在后来漫长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,那他就有可能成为诗人和作家。

《秦文君美文悦读·一只八音盒》,也是本年度里一部美丽的散文作品。相对她的小说而言,这一篇篇别出心裁的散文,或许更像一条条秘密的、时有分岔或相互交叉的小径,但终点都可通向她明亮的心灵花园。这些散淡而精致的文字连接起来,正好呈现了作家从童年时代直到今天的澄澈的心灵史。我们从中也可隐约寻绎出作家的童年、成长、青春、亲情、写作、思想的深深浅浅和曲曲折折的轨迹。女作家把一些琐碎的往事写得恬静、温馨而亲切,使一些原本只属于私人生活中的小小的欢乐与悲伤,通过自己心灵泉水的润泽,而超越了狭隘的个人色彩,变成了一种人人都能够引起共鸣的文学作品的主题,变成了一种具有永恒和普遍意味的精神亿念。

如果说,儿童文学作家、儿童文学作品之间也存在“竞争”,那么,儿童文学最后的竞争,也必定是作家的人格和道德境界以及整体修养的竞争。早在两千多年前,伟大的孟子就如此提醒过我们吗:“诵其诗,读其书,不知其人,可乎?”谷子和葵花垂下头的时候,一切就都饱满满了。请记住那些付出了艰辛的心灵的燃烧,每一片花瓣都曾经是火焰。

翌平在这一年出版了《早安,跆拳道》,这部小说承续了他的获奖作品《少年摔跤王》的主题和风格,把故事背景放在跆拳道练习场上,极力张扬了一种爱国爱人、克己忍耐、坚忍不拔、百折不挠的“跆拳道精神”。作品立意高远,蕴涵深刻,每一

你是搞写作的,语言就是你的工具,作画,语言就是你的色彩,你要红的黄的蓝的绿的,你调啊,所以我天生有一种别人一说完话我就咂摸咂摸滋味儿的习惯。

孙玉虎:您心目中的好小说是什么样的?

夏有志:也许写的时间比较长了,我觉得成熟了,应该出东西了。“东西”都是什么呢?一是要出好故事,但这是层次比较低的,你没故事,这小说,特别是长篇,不行。第二是出人物,有的小说写得一般,但人物写得特别招人喜欢,这层次又高一点儿了。但是还不行,第三是要出味道,有的时候好东西看完了以后说不出来它的滋味,真正的好东西不像语文课上说的那样通过什么表达了什么,它是很难说得清的。真正的小说家他知道小说藏在哪儿,或者别人还没怎么明白呢,忽然他就悟到了。同样一件事,你可能还没什么感觉,他就觉得这是一部小说。一部小说写到后来,有的时候是一个故事,有的时候是一个人物,有的时候就是想表达这么一种东西,有的时候好像是想揭露这么一个。

孙玉虎:那您认为儿童文学能给孩子展现一个真实的人生吗?

夏有志:每个人看法不一样,但我还是希望有点儿温情,有点儿诗意,即便伤感了,有了伤口了,我还得给他裹上纱布,尽管别人会说你们儿童文学不够深刻啦之类的,但我还是希望能给它一个光明的尾巴,就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。为什么?今天没有的,明天,我期待着,因为有希望。我们写小说不能让孩子看了以后想自杀。

但我总觉得我们现在有些东西有点儿回到了《雾都孤儿》那个时代写的那样了,好像这个社会有点儿像那个样子了,全给孩子们很甜蜜的东西,什么都是好的,不行。但是我又不同意像成人文学那样写完、看完之后,骂一通——孩子的心灵毕竟是柔软的。

夏有志回来了

□孙玉虎

孙玉虎:您的最新长篇小说《七个人的偶遇》挑起了很多人的阅读期待,这部作品跟您以往的创作有什么联系?

夏有志:当时我就想,当前的儿童问题,一个吸毒,一个抑郁,一个被拐骗,这几个儿童题材,我对哪个最有兴趣?但我说这话不是一天两天啊,就是脑子里经常碰、碰、碰。那天忽然看到抑郁症,一个电视短片,很短,那些孩子都是晃而过。很多好作品就是由新闻稿的几行字引发的灵感,我就想写这个。

你要说它跟电影剧本有关系,大概写的时候是无心之中想的,但是一场戏一场戏我都让它出人意料,你以为是这样,不对,是那么着,绝对让你想不到。所以有的时候我写的小说,责编问我您写的是什么呀?我不告诉你,让你先看。如果我这个蒙不了你,你看开头就知道结尾了,那我就不要给你了。

孙玉虎:您的作品多数是以精巧的构思取胜,这和您做编剧有关系吗?

夏有志:当我一开始爱上文学以后,我对技巧的痴迷,远远甚过内容,我的好多小说是先有激动人心的构思,哎哟,拿住往里搁呢?包括给《儿童文学》的第一篇小说《大风降温》,那你看不出来吗?就是欧·亨利的痕迹,就是说学生想给老师糊窗户,去了看到老师正给他们糊窗户呢。我写小说,最令我激动的还不是内容,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。

电影剧本必须是一个悬念扣着一个